



J.K.罗琳的读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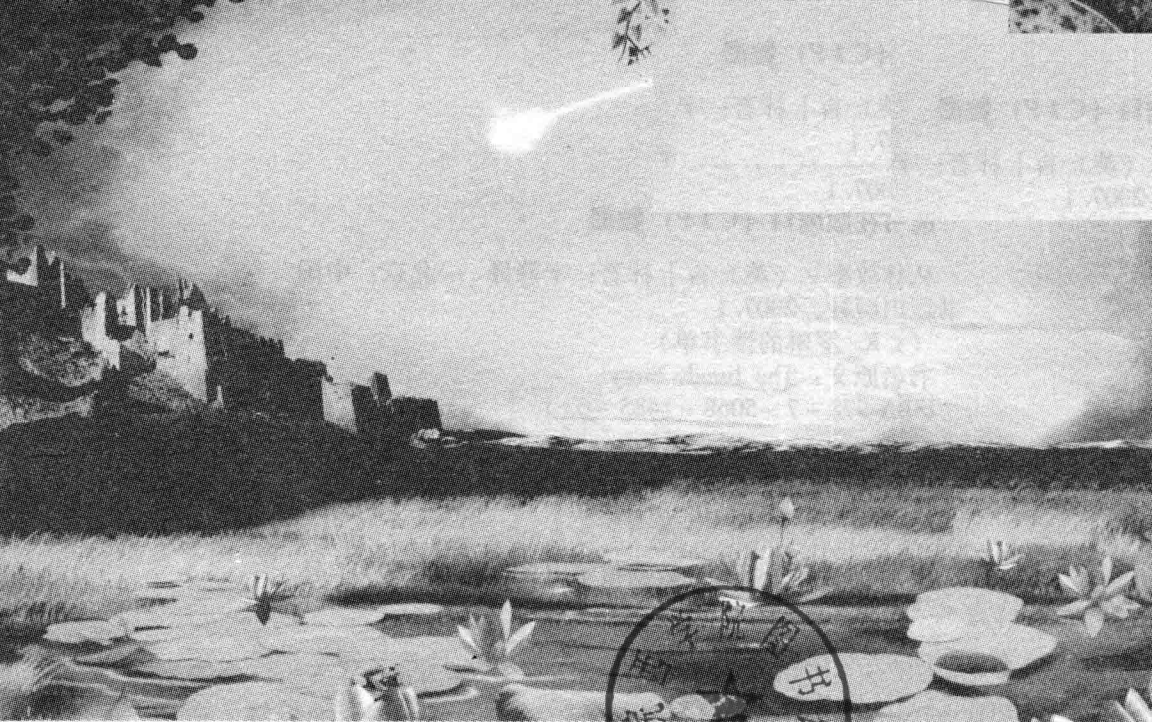
丛林故事

THE JUNGLE STORY

[英] 吉卜林◎著
辛 静◎译

《哈里·波特》作者J.K.罗琳
最喜爱的英美经典文学名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丛林故事

THE JUNGLE STORY

[英] 吉卜林◎著
辛 静◎译

《哈里·波特》作者J.K.罗琳
最喜爱的英美经典文学名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丛林故事 / (英) 吉卜林著; 辛静译. —北京: 中国
书籍出版社, 2007. 1

(J. K. 罗琳的读书单)

书名原文: The Jungle Story

ISBN 978 - 7 - 5068 - 1485 - 0

I. 丛... II. ①吉... ②辛... III. 童话—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971 号

责任编辑 / 毕 磊 李立云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汇智泉文化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0

字 数 / 23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莫格里的兄弟们	001
第二章	西奥尼狼群狩猎之歌	022
第三章	蟒蛇卡阿捕猎	024
第四章	猴子进行曲	050
第五章	“老虎！老虎！”	052
第六章	莫格里之歌	070
第七章	白海豹	074
第八章	洛卡农	094
第九章	“里基—蒂基—塔维”	096
第十章	达齐的歌	113
第十一章	大象们的图梅	115
第十二章	湿婆和蚱蜢	134
第十三章	女王陛下的仆人	136
第十四章	营地动物进行曲	153



第一章 莫格里的兄弟们

现在风筝兰恩释放了黑夜，
蝙蝠曼尼带来了自由——
牛群都被关进了牛棚和茅屋，
因为我们要尽情放纵到黎明。
这是荣耀与权威的时刻，
亮出我们的尖牙、利爪和巨钳。
哦，听那召唤声——祝大家狩猎成功
遵守丛林法则的全体动物们！

——《丛林夜歌》

这是西奥尼山上一个暖融融的傍晚。狼爸爸休息了一整天，七点他从睡梦中醒来，搔了搔痒，打了个哈欠，逐个地伸展着他的爪子，以便驱散爪尖尚存的睡意。狼妈妈躺在那儿，灰色的大鼻子搭在她翻滚嬉闹的四只幼崽身上，月光照进他们生活的山洞洞口。“噢呜！”狼爸爸说，“又该去打猎了。”他正准备跑下山坡，一个拖着毛茸茸尾巴的小身影出现在洞口，用哀怨的声音说：“祝您好运啊，狼的首领。也祝福您高贵的孩子们，愿他们能长一副洁白坚硬的牙齿，但愿他们永不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挨饿的。”

那是塔巴奇，一只专门吃残羹冷炙的豺。印度狼们都看不起塔巴奇，因为他总是到处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在村子的垃圾堆里捡破烂吃。但



丛林的故事

是，印度狼们也都怕他，因为他比丛林里的其他动物都容易发疯。一发起疯来，他就忘了自己曾经怕过谁，在丛林里横冲直撞，见到什么咬什么。即使是老虎，一看到小塔巴奇犯了疯病，也要逃走躲起来，那是因为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得了疯病是最丢脸的事情了。我们称之为狂犬病，但动物们称它“达瓦尼”——也就是疯病——遇到得赶紧跑。

“那就进来看看吧”，狼爸爸很不友好地说，“不过这儿没什么吃的。”

“对一头狼来说，是没什么可吃的了。”塔巴奇说，“但对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来说，一块干骨头就是一顿美餐了。我们是什么东西呀？豺，哪能这么挑剔呢？”他急匆匆地跑到山洞里面，找到了一块还留着些肉的雄鹿骨头，坐在地上高兴得吧嗒吧嗒啃了起来。

“多谢您的美食”，他添了舔嘴巴说，“这些高贵的孩子多漂亮啊！瞧他们的眼睛，真大呀！又这么年轻！真的，真的，我就知道，大王的孩子一出生就这么气宇非凡！”

其实，塔巴尼和其他动物一样清楚地知道，当面称赞孩子们是很不妥当的做法。看到狼爸爸、狼妈妈不自在的表情，他心里暗自高兴。

塔巴尼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自己刚才的恶作剧自鸣得意。然后，他不怀好意地说：

“大家伙萨克汗更换狩猎场了。他告诉我，下个月他将在这几座山上狩猎。”

萨克汗是住在20英里外维冈加河畔的一只老虎。

“他没这个权利！”狼爸爸生气地说，“根据丛林法则，他没有权力不事先通知就更换地盘。他会吓跑方圆10英里内的所有猎物，而我——我这两天得捕到双份的猎物才行。”

“他妈妈叫他‘瘸腿’可不是没有原因的”，狼妈妈平静地说，“他一生下来就瘸了一条腿，所以他只能猎杀耕牛。维冈加的村民都已经被他惹



火了,现在他又要来惹我们的村民。到时候村民们定会到丛林搜寻他,而他却早逃走了。村民们定会放火烧野草,我们和孩子们就得逃命。我们还真得谢谢萨克汗了。”

“要我向他转达你们的谢意吗?”塔巴奇问道。

“滚出去!”狼爸爸怒气冲冲地说,“去和你的主子一起捕猎吧,你今天晚上做的坏事已经够多了。”

“我走,”塔巴奇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听,萨克汗在下面灌木丛里走动呢。早知道我就不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了。”

狼爸爸竖起耳朵倾听,在下面小河淌过的河谷里,有一只暴怒的老虎。他什么也没逮着,嘴里粗鲁地发出哼哼声,也不在乎整个丛林的动物们能否听到。

“傻瓜!”狼爸爸说,“哪有发出这么大声响开始干活的!他以为我们这里的公鹿像维冈加那些肥肥的小公牛一样蠢?”

“嘘!今晚他捕猎的既不是小公牛也不是公鹿,”狼妈妈说,“是人。”

哼哼声变成了低沉的呜呜声,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这种声音常常会使露宿野外的樵夫和吉普赛人迷失方向,甚至有时使他们在逃跑时把自己送进虎口。

“人!”狼爸爸咬牙切齿地说,“呸!池塘里的甲壳虫和青蛙不够他吃的了?他非要吃人不可?而且还是在我们的地盘上?”

丛林法则的规定从来都是不无道理的。它禁止任何一头野兽捕杀人,除非他在教自己的孩子如何捕猎。即使这样,也必须在他的家族或部落的狩猎地以外的地方行事。制定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是猎杀人类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和成百上千的手持铜锣、火箭和火把的棕色皮肤的人。这样丛林里的所有动物都要遭罪。而动物们自己对这个规定的理解是: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最缺少防御能力的,所以对人



丛林的故事

类下手，是最卑鄙的。他们还说——这可是真的——吃人的动物会长疥癣，牙齿会脱落。

呜呜声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了老虎扑食时发出的洪亮的吼叫声：“啊呜！”

接着萨克汗发出一声嚎叫——缺乏虎威的一声吼叫。“他没扑到，”狼妈妈说，“怎么回事？”

狼爸爸跑出几步，听到萨克汗在矮树丛里打着滚，一边粗鲁地咕啾着。

“这傻瓜居然跳到樵夫的篝火上，把脚烫伤了，”狼爸爸嘀咕着，“塔巴奇和他在一块儿。”

“有什么东西上山来了，”狼妈妈一只耳朵抽搐了一下，说道，“做好准备。”

灌木丛里发出沙沙的声响，狼爸爸蹲下身子，随即纵身一跃。接着，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一幕——狼爸爸跳到半空中突然停止了。他还没弄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就跃了出去，于是就得设法制止自己。结果是他向空中跳到四至五英寸高，然后几乎就落在了他刚才跃起的地方。

“人！”他急促地说，“是个小孩！看！”

一个刚刚学会走路、全身赤裸的棕色皮肤的小娃娃，手里握着一根短小的树枝，就站在他的面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柔弱的、脸上带着小酒窝的小生命在黑夜里来到一头狼的洞穴里。他抬头看着狼爸爸，笑着。

“那个小娃娃是人吗？”狼妈妈说，“我还从没见过呢！带过来让我瞧瞧。”

狼总是习惯用嘴巴衔着他们的狼崽，如果必要的话，就是衔着一枚鸡蛋也不会弄碎的。虽然狼爸爸紧紧地咬住娃娃的背部，但当他把娃娃放



在狼崽中时，一点也没有伤到娃娃的皮肤。

“多么娇小啊！身上滑溜溜的！而且——胆子还真大！”狼妈妈温柔地说。小娃娃拼命地挤到狼崽子中间，希望得到些温暖。“啊哈，他和他们一起吃起来了。原来这就是娃娃人呀。谁听说过一头狼的狼崽中会有个娃娃人呢？”

“我倒是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但在我们狼群里或是在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发生过，”狼爸爸说，“他全身都没有毛，我只要用爪子轻轻一碰，他就会没命的。可是你看，他抬头看着我，一点也不害怕。”

洞口的月光突然被挡住了，萨克汗方方的大脑袋和肩膀拼命地要挤进洞口。塔巴奇跟在他身后，尖叫着：“哦，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呀，他跑到这儿来了。”

“萨克汗可真是赏脸啊，”狼爸爸说，可是眼神里充满着愤怒，“不知道萨克汗想要什么呢？”

“我的猎物，一个人类幼崽跑到这儿来了，”萨克汗说，“它的父母跑掉了，把它交给我吧。”

正如狼爸爸刚才所说的，萨克汗跳到了樵夫的篝火上，至今还为烧伤的爪子痛得怒气未消。但狼爸爸知道这洞口很窄，老虎是钻不进来的。即使在洞口，萨克汗的肩膀和前爪也都被挤作一团，就像一个人在木桶里打架，伸展不开手脚。

“狼是自由的，”狼爸爸说，“他们只听从狼群首领的吩咐，而不听从那些身上带着条纹、专吃耕牛的家伙。人类的幼崽是我们的，要杀也要由我们来杀。”

“什么你们要杀不杀的？这是什么话？我以我杀的公牛发誓，难道还要我钻到你们的狗窝里来拿回我应得的东西吗？这可是我——萨克汗在发话！”



丛林的故事

老虎的吼声如响雷般在洞里回响。狼妈妈抖开了幼崽们跳上前来，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像两个发出绿光的月亮，正盯着萨克汗闪闪发亮的眼睛。

“魔鬼，这是我，雷克莎，在回答你。人类的幼崽是我的，瘸子——他也是我的！谁也不能杀了他。他将和狼群一起奔跑，一起狩猎；你看看自己，一个猎杀赤裸裸的幼崽的家伙，一个吃青蛙、杀鱼的家伙，总有一天，他会来猎捕你！现在，你给我滚，否则我以我杀的大公鹿发誓（我可从来不吃挨饿的耕牛），我会让你比你出生时瘸得更加厉害，滚回你妈那里，你这丛林里被火烧了的野兽，滚！”

狼爸爸惊奇地看着这一切。他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公平地斗败了其他五头狼、赢得狼妈妈的那段岁月。狼妈妈当时在狼群里被称为“魔鬼”，那可不是别人称赞的话。萨克汗也许能对付狼爸爸，但是却可能对付不了狼妈妈，因为他知道，在这儿狼妈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而且她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他吼叫着退出了洞口。到了洞外，他嚷道：

“每只狗都只会在自己的院子里汪汪叫！等着瞧吧，看狼群对你们收养人类幼崽的做法会怎么说！幼崽是我的，总有一天会落在我的嘴里的，长着蓬松尾巴的贼！”

狼妈妈气喘吁吁地在狼崽中间躺下来，狼爸爸认真地对她说：

“萨克汗说的倒是实话。我们必须把这娃娃人交给狼群看看。你还要留着 he 吗，狼妈妈？”

“当然留着！”她喘着气说，“他晚上孤零零的，光着身子饿着肚子来到这里；可他居然不害怕！看，他已经把我的一个狼崽挤到一边去了。再说，那个瘸腿的屠夫会把他杀了，然后逃回维冈加。接着村民就会来搜索我们的巢穴为他报仇。收留他吗？我当然要收留他了。继续躺着，小青蛙。哦，你莫格里——我就叫你小青蛙莫格里吧——现在萨克汗猎捕你，总



有一天,你会去猎捕他。”

“但我们的狼群会怎么说呢?”狼爸爸说。

丛林法则清楚地规定了,任何一头狼,只要结了婚,就可以退出他所属的狼群。但一旦他们的幼崽能够站立了,他就必须带着他们参加狼群大会,以便让其他的狼可以认识他们。狼群大会通常在每月满月的那一天举行。经过检阅之后,幼崽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了。在狼崽们猎杀到他们的第一头雄鹿之前,绝不允许狼群中任何成年狼杀害他们。否则,一旦抓住凶手,就要把他处死作为惩罚。如果你略加思索,你就会意识到必须这么做。

狼爸爸一直等到幼崽们能跑一点路了,才在举行狼群大会的晚上带着他们和莫格里、狼妈妈来到会议岩上——那是一个布满了石块、巨岩的小山头,那里藏得下一百头狼。阿克拉,独身的大灰狼,以他的力量和智慧领导着狼群。此时他正躺在岩石上,舒展着全身,在他下面躺着四十多头大大小小、毛色各异的狼。有能单独对付一头雄鹿、长着黧色皮毛的老狼,也有自以为可以单独对付一头雄鹿的三岁的年轻黑狼。独身狼领导狼群已经有一年了。在他年轻时,他曾经两次掉到捕狼的陷阱里去,还有一次差点被人揍死,后来以为他死了才被丢弃。因此他了解人类的风俗习惯。在岩石上,大家都很少说话。幼崽们在爸爸妈妈围坐起来的圈圈里翻滚嬉闹。不时地会有年长的老狼轻轻地走到一个幼崽的身边,仔细地观察一番,然后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有时,有些狼妈妈会把自己的幼崽在月光下高高地抛起,好让人家不会把他遗漏。

阿克拉在他那块岩石上大喊:“你们都知道法则吧——都知道法则的。大伙都仔细看看!”然后焦急的妈妈们的就会接着他的话说:“是啊,大伙仔细看看!”

最后的时刻到了——狼妈妈脖子上的鬃毛都竖了起来——狼爸爸把



丛林的故事

“小青蛙莫格里”——他们是这样叫他的——推到了中间。莫格里坐在地上笑着，玩着几颗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鹅卵石。

阿克拉的头一直都没从爪子里抬起来，继续着他千篇一律的吩咐：“仔细看看吧！”从岩石后面传出一阵低沉的吼声——那是萨克汗在叫嚷：“那个幼崽是我的。把他给我吧。自由的狼群要人类的幼崽有什么用呢？”阿克拉连耳朵都没有动一下，只是说：“好好看看吧，各位。自由的狼群只会听从来自自由的狼群的命令，别人谁的命令也不会听的。好好看看吧。”

一片低沉的嚎叫声响起，一头四岁的年轻狼抛出萨克汗的问题问阿克拉：“自由的狼群要如何对待一个人类的幼崽？”丛林法则规定，如果对于一个幼崽是否享有被狼群所接受的权利发生争议的话，他必须得到除了他父母以外至少两个成员的支持。

“谁为这个娃娃说话？”阿克拉说，“自由的狼群中有谁要站出来说话？”没有人回答。狼妈妈为战斗做好了准备，她知道，如果事情发展到非打不可的话，这将是她最后的战斗。

这时，惟一被允许参加狼群大会的异类动物巴洛用后脚站起来咕哝着说话了——他是一头嗜睡的棕熊，专门教导狼崽们丛林法则的。老巴洛可以来去自由，因为他只吃坚果、树根和蜂蜜。

“人类的幼崽——人类的幼崽？”他说，“我支持他。人类的幼崽不会伤害谁。我不太会说话，但我说的是事实。让他和狼群一起奔跑吧，和其他狼一起加入狼群。我自己来教他。”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支持者。”阿克拉说，“巴洛算一个，他是我们狼崽们的老师。除了巴洛还有谁？”

一个黑影跳到圈子中央。那是黑豹巴格希拉，他全身长着漆黑的皮毛，在亮光下显现出波纹绸一样的豹纹。大家都认识巴格希拉，但没人敢

丛林的故事



招惹他，因为他像塔巴奇一般狡猾，像野水牛一般凶猛，像受伤的大象一般横冲直撞，但他的声音却有如树上滴的野蜂蜜般甜腻，毛皮比绒毛还要柔软。

“哦，阿克拉，还有自由的狼群。”他愉快地说：“我没有权利参加你们的大会。但是丛林法则规定了，如果对于一个小幼崽的归属产生疑问，而又不至于要杀死他，可以用价钱来买他的生命，而且法则并没有规定谁有权或者无权买，我说的对吗？”

“太对了！太对了！”那些总是饿着肚子的年轻狼说道，“听巴格希拉说吧。这幼崽可以用价钱买的，这是法则规定的。”

“我知道我没权利在这儿说话。我请求你们的批准。”

“说吧。”二十个声音一起喊了起来。

“杀死一个赤裸裸的幼崽是不光彩的。而且，当他长大了，可以为你们捕获更好的猎物。巴洛已经为他说过话了。现在除了巴洛的话，我再加上一头公牛，一头刚刚被捕杀的肥公牛，离这里只有半英里远。如果你们能按照法则接受这个人类幼崽的话，它就是你们的了。这很难吗？”

几十个声音喧嚷着：“这有什么啊？他可能会在冬天的雨里冻死，也可能在太阳下晒死。一个光着身子的小青蛙对我们能有什么害处啊？让他和狼群一起奔跑吧。公牛在哪呢，巴格希拉？我们接受他。”接着又传来阿克拉低沉的喊声：“仔细看看吧，大家仔细看看吧！”

莫格里仍然被鹅卵石所深深地吸引着，他没有注意到群狼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仔细地看他。最后他们都下山去寻找那头刚死的公牛了，只剩下阿克拉、巴格希拉、巴洛和莫格里家里的狼。萨克汗仍然在黑夜里咆哮着，没有把莫格里交给他，这让他十分生气。

“吼吧，就让你吼个够吧。”巴格希拉抖动着他的胡须说道。“总有一天，这个光溜溜的小家伙会让你用另外一种声调吼叫的，否则就算我



丛林的故事

对人类一无所知吧。”

“做得很好，”阿克拉说，“人类和他们的幼崽都是非常聪明的。到时候，他肯定能帮上我们的忙。”

“真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个帮手。因为谁也不可能永远领导狼群。”巴格希拉说。

阿克拉没有回答。他在想着，每个狼群的首领都会年老体衰，越来越虚弱，直到最后被其他的狼杀死，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头领出现，然后轮到他最后也被杀死。

“带他走吧，”他对狼爸爸说，“把他训练成像自由的狼民一样合格的猎手。”

就这样，莫格里以一头公牛的价格和巴洛的一些好话进入了西奥尼的狼群。

现在你也许很乐意跳过十年或是十一年，自己去想象一下莫格里在狼群中度过快乐时光，因为如果把它都写出来得写好几本书呢。他和狼崽们一起长大，当然在他变成一个少年以前，他们都已经长成成年的狼了。狼爸爸把他的本领，丛林里一切事物的含义都教会了他：从小草的沙沙声到夜晚温暖的空气，从他头上飞过的猫头鹰发出的每一声叫唤，到蝙蝠在树上休憩片刻爪子搔抓的声音。池塘里一条小鱼跃起发出的溅水声对他来说熟悉得就像商人了解他办公室的工作一样。当他不用学习的时候，他就躺在太阳底下睡觉，睡醒了吃，吃完了又睡；当他觉得身上脏了或是热了，就在森林中的水塘里游泳；当他想吃蜂蜜的时候（巴洛告诉他，蜂蜜、坚果有和生肉一样的美味），他就爬到树上去找，那是巴格西拉教他的。巴格西拉会躺在一根树杈上，对他喊：“来吧，小兄弟！”最初，莫格里像树獭一样紧紧地抱着树，可后来他能像灰人猿那样勇敢地在树枝间跳跃了。他也参加狼群大会。开会的时候，他发现，只要他死命



地盯着任何一头狼，那头狼总会被看得低下头去。所以他总是拿这个来开玩笑。有时，狼总因为身上脚上扎到刺而吃尽苦头，他就帮他的朋友们把脚掌里的长刺拔出来。夜晚，他会下山到农田里，好奇地看着小屋里的村民。但莫格里不信任人类，因为有一次，他差点走入一个隐藏在树丛里的小方匣子中。匣子上装着会落下的匣门，巴格西拉告诉他那是陷阱。他最喜欢和巴格西拉走进森林黑暗温暖沉寂的深处，躺上一整天，然后夜晚的时候，看巴格西拉捕杀猎物。巴格西拉饥饿的时候，看到猎物就杀。莫格里也是一样——只有一个例外。当莫格里长大能懂事了，巴格西拉告诉他他永远不能猎杀公牛，因为他是以一头公牛的代价被狼群接受的。“整个丛林都是你的，”巴格西拉说，“你可以猎杀所有你能杀的猎物，但为了买下你的那头公牛，你必须做到永远不杀、不吃公牛，无论小牛还是老牛。这是丛林法则规定的。”莫格里一直遵守这个规定。

于是，莫格里就像别的男孩子一样长大了。他不知道他正在学习知识，除了吃东西，他不用思考任何事情。

狼妈妈几次对他说，萨克汗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家伙，总有一天，他得杀了萨克汗。虽然这是一头小狼必须每时每刻记住的忠告，但是莫格里却忘了狼妈妈的话，因为他毕竟只是个小男孩——即使他会说人类的语言，他也会把自己称为一头狼。

他常常在丛林里遇到萨克汗。随着阿克拉日渐衰老，这个瘸腿的老虎和狼群中年轻的狼们交上了朋友，这些狼总是跟在他身后，吃他丢下的残羹冷炙。如果阿克拉真的敢于实施自己的权力的话，他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且萨克汗总是会奉承他们，并且质疑如此年轻力壮的猎手怎么会甘于服从一头垂死的老狼和一个人类崽子的领导。“他们告诉我，”萨克汗会说，“狼群大会的时候你们都不敢和他对视。”然后，年轻的狼们就会全身鬃毛竖起，愤愤不已。



丛林的故事

巴格西拉消息十分灵通,对这件事情也有所耳闻。有几次他也费尽口舌告诉莫格里有一天萨克汗会要了他的命,莫格里就会笑着说,“我有狼群和你,还有巴洛,虽说懒惰,也会帮我和他斗的,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一天,天气暖暖的,巴格西拉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来源于他听到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豪猪伊基告诉过他的。当他们在丛林深处,男孩把头靠在巴格西拉俊亮的黑色豹皮上的时候,他对莫格里说:“小兄弟,萨克汗是你的敌人,这我对你说了多少回了?”

“说过的次数就像棕榈树上的坚果这么多吧,”莫格里说,当然,他不会数数。“怎么了啊?我很困了,巴格西拉,萨克汗是不是像孔雀玛奥那样,有着长长的尾巴,还爱吹牛?”

“但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巴洛知道这事,我知道,狼群知道,甚至连最最愚蠢的鹿都知道,塔巴奇也告诉过你。”

“噤嘴,”莫格里说,“不久前,塔巴奇来找我还有些难听的话,说我是光着身子的人类崽子,不配挖落花生吃。但我一把抓住塔巴奇的尾巴,朝棕榈树上甩了两下,让他规矩点。”

“那样做太愚蠢了,虽说塔巴奇是个捣蛋鬼,但他会告诉你一些和你密切相关的事情。睁大你的眼睛,小兄弟。萨克汗不敢在丛林里杀你。但是你要记住,阿克拉已经老了,等到有一天他杀不了一头雄鹿,他就不再是首领了。许多在你第一次被带到狼群大会时审视你的狼也都已经老了。而年轻的狼们相信,正如萨克汗教他们的,一个人类的崽子在狼群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很快你就要长大成人了。”

“长大成人就不能和其他的兄弟们一起奔跑了?”莫格里说,“我是在丛林里出生的。我一直遵守着丛林法则,这里每一头狼,我都帮他们拔过脚上的刺。他们当然是我的兄弟了!”

巴格西拉舒展了他的身子,半闭着眼睛。“小兄弟,”他说,“来摸摸我



的下巴底下。”

莫格里伸出他那强壮的棕色的手。在巴格西拉光滑的下巴下面，光泽的毛皮底下是起伏的肌肉。他摸到一块光秃秃的地方。

“丛林里没有一个知道我，巴格西拉，身上带着这个记号——带过颈圈的记号。还有，小兄弟，我是在人类中出生的，我妈妈也是在人类中死去的——死在奥德波王宫的笼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狼群大会上看到你这个弱小的赤裸裸的娃娃时，我付出代价保住了你。是的，我也是在人类中出生的。那时我从来没有见过丛林。他们把我关在笼子里，用铁盘给我喂食。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是巴格西拉——一头豹子——不是人类的玩物，我就用爪子打碎了那把愚蠢的锁，离开了那儿。正是因为我了解人类的习性，在丛林里他们觉得我比萨克汗更可怕，不是吗？”

“是的，”莫格里说，“丛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怕巴格西拉——除了莫格里。”

“哦，你是人类的娃娃，”黑豹温柔地说，“就像我最终回到了丛林里，你最后也必然要回到人类中——回到你的兄弟们中去——如果你在狼群大会上没有被他们杀死的话。”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想要杀我呢？”莫格里说。

“看着我，”巴格西拉说。于是他们四目相对。只过了半分钟，大黑豹就把头扭开了。

“这就是原因。”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爪子在树叶上磨蹭，“即使是我，也无法与你对视，小兄弟，我可是在人类中出生的，而且我是爱你的。其他人恨你，因为他们的眼睛不敢与你对视，因为你聪明，因为你帮他们拔脚上的刺，因为你是人类。”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莫格里愠怒地说，他皱起浓黑的眉毛。

“丛林法则是怎么说的？先动手再动口。他们看你粗枝大叶的就知道